

兩
浙
名
賢
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

經濟

明二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江西右布政使楊名父子器

刑部尚書洪宜之鐘

刑部尚書屠元勳勳

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山西參政張時勉敘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宗之錫

弟欽附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魯

子徽附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然

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君美附

子鈞銓附

刑部侍郎虞維明守愚

都御史魏士華英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江西叅政張用載大倫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工部侍郎龔寶卿輝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葵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溫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徽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楚黃樊齊宏謙終氏閔

經濟

明二 共三十一人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倪岳字舜咨禮部尚書文僖公謙之子謙嘗奉命祀北岳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命名岳瑰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

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

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

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禦戎利害無不曉暢每大

庭集議慨慷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所裁

定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

尚書岳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

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不帝已出時禮臣有欲改定

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

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

道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良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億定進左侍郎未幾代裕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物聽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

文升嘗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駭阿羅出孛羅忽訛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

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
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
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
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
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
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
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
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僭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
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
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擄平民妄稱逆虜首
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
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
卽樵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
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管
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噬邊軍之功望敵奔潰久
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

以衰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秣馬力疲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留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後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
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勝矣他向何
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
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
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
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粟而給塩
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
之利官給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
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

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酒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未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弊而無養之術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

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臆
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
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
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
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難
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
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
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
之心雖欲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

揚威武掃蕩腥膺使河套一空遼陞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發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因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翦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

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邊
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
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
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
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
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
故爾人謬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
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

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國朝父子爲翰林學士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江西左布政楊名父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崑山高平常熟三縣令皆因時立政以循良稱績最陞吏部考功主事倡五經會或謂曹局清嚴不宜汎有交游則謝曰吾

學不欲以仕廢。顧以地絕人邪。愈益延禮名流。討論羣籍。非甚病。披覽不輟。於時陳邊務十二事。銳意經濟。會起孝廟山陵。聞中有水石。抗疏言之。爲誣者所構。下詔獄。開部臺諫。交章救之。得免。晉驗封員外郎。郎中時。逆瑾方熾。附者如蟻。獨不一屈膝。卒以駭亢。不阿。出爲湖廣叅議。分守辰常道。會郴桂賊起。子器獨提偏師平之。地方安堵。轉福建提學。副使程督嚴明。人稱精鑑陞河南右叅政。時山東流賊渡河走襄鄧。衆謂已無可虞。子器曰。賊逼土兵必反。奔汝州。河洛得無震乎。乃兼程。

赴之而賊已薄城下輒輟食登城嚴令以徇賊遂引去
子器故多疾自是懇疏乞休而冢宰楊一清雅知子器
才方欲大用爲寢其奏進本司右使未幾轉左會江西
華林桃源寇攘繼作方慎選藩屏大學士費宏丐於吏
部改授江西畢力宣猷疾益增劇以入覲道卒子器志
存經濟故學必期於有用凡天下郡縣要害九邊阨塞
以至山川道里官府省署無不了了或扣之輒歷道其
故如懸河性剛介尤惡華侈雖都通顯而服食如諸生
時餽遺故舊僅取成禮或以入覲勸備土宜者輒誦于

少保兩袖清風詩以謝之所著有雲湖讀書記長平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尚書洪宣之鐘

洪鐘字宜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值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率流移混雜習於鬭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

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陞江西
按察司副使進四川按察使繼屈銳後蒞獄明敏剖決
如流仵無留繫民歌之曰洪不支鍋屈不解擔以其迅
決便下不久繫方民業也由是豪橫屏息自土官宣慰
使皆惴惴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
鐘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累遷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先是沿
邊墩堡久廢每胡騎長驅莫爲牽制鐘建議增築邊牆
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

庸關延亘千餘里。自是緩急有賴。奏減防邊官軍六千人。歲省廩粟以萬計。未幾召還。改撫雲南。又改貴州。尋奉命督漕兩淮。晉右都御史。出掌南京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丘仁楊清出入洞庭。阻水爲險。轉掠城邑。人莫敢撓其鋒。鐘以計擒之。蜀寇藍五郎老人等聚衆煽結。往來川陝間。遠近騷動。鐘曉暢軍機。運奇制變。涉歷險阻。深入賊巢。生擒渠魁二十八人。招降羣從十餘萬。播州

楊宜慰兄弟讐殺流劫重慶保寧諸郡鐘密授方略詔
兵勦平復其故業朝廷七降璽書褒勵賜白金麒麟服
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則引年乞歸章七上始得請仍
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
念鐘壽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熏羊酒遣
有司勞問無何卒謚襄惠鐘狀貌魁傑目光朗秀論議
英發善計天下事析是非較成敗如數黑白至陣陣決
機若脫兔敵人無不在其彀中者然制師以和不拘拘
節制而卒所向無前說者以爲得隴西之遺意云

刑部尚書屠元勳勲

屠勳字元勳，平湖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曾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尚書林季聰尤倚信之。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必屬勳。勳孤行一意，執法堅正，不爲權勢所撓。在公卿間，年雖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明剴，卽素稱倨，不下人者，皆歛衽敬服。直聲勁氣，隱然表於朝著。陞南京大理寺丞，尋進左少卿。上言十事，多見採納。若暑月疏

決囚徒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爲令
時漳州溫文進作亂勲奉勅視師梟其首惡而散其黨
與一方帖然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
整飭薊遼邊備勲以密雲孤懸每有警救援不相及潮
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爲難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
弱奏分薊州爲中路以密雲東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
策應於潮河川作虎落且礪石布蒺藜鑿坑窖而於其
內堞石爲城番育人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
千人三路旣分潮河黃花鎮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

不敢犯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十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此困弊猪圈頭開地平行不當扼要每春夏雨水汎溢管壁傾圯調隣路修築兵人苦之勲至歎曰無水而安管捨要地而屯沮如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管於熊兒峪之南平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戍卒數百人晉刑部左侍郎會壽寧侯與河間民爭田而訟勲奉勅勘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非國體卒奪田歸之民無何丁內艱起復

改左副都御史仍侍郎尋轉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傳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爲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韙之陞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請從先關白勲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矣瑾用是銜勲而勲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麒麟服以歸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謚康僖子應埧副使應坤叅政應埈論德埈子孟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金澤字德潤，鄞人。以應天江寧籍中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右叅議，尋轉右叅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却之。至以庶長奪嫡，竟置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流賊李廣、蜎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榮叛，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而殲之。夔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克斥湖陝。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於市，積功陞廣東右布政使。

未幾轉左時汀漳盜起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焚劫掠幣藏殺官軍騷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當路者以爲憂議曰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重臣開闢要地以節制之則賊守專而盜易平矣題具奏其事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行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級論功罪明賞罰人多

感奮思效。猛獍洞蠻。聞風向化。四邊以寧。又以四省犬牙。任委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職奏請于交錯地方。州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一遇竊發。卽用責成。又檄下撫屬。各於險要處所。設立關隘。卽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由是盜賊絕踪。四民樂業。至今二百年來。桴鼓不鳴者。澤經畫得宜之力也。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平允聞。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有要路者，銜蕃，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接陝洛流民歸者如市。蕃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歷奉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凡扞禦撫輯，積五歲而天子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右侍郎，陟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時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蕃前宿規方略，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首磔於市，蠻氛以息。論功，擢都御史。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叔。

姪爭地舉兵仇殺至是潛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所授
蕃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赦能罷兵
者我全爾思恩不能卽殺潛潛終不聽叛形益張蕃籌
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
支潛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豐湖十三徭寇及惠州古
三仔唐大髻等憑恃獷戾阻兵稱亂蕃督率部兵分爲
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答其背於是殲古唐渠魁而
遺黨悉平蕃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一萬三
千有奇瑾橫蕃耻爲俛屈屢疏求去遂得請馳驛以歸

先是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劉大司馬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蕃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蕃遂用此爲罪械蕃反大夏下之獄請戍河西瑾誅詔還田里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輒曰爾又欲舍已而遺所不知何人耶蕃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人爲之謔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蕃聞之大笑亦不問誰之所作也年九十七卒

山西右叅政張時勉敏

張敏字時勉，世爲海鹽人。曾祖景福，檢校開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敏少負奇，有才名，領雲南鄉薦。會試春官，輒不利。弘治己未，謁選，得知蘭州。蘭州密邇虜巢，虜時時剽掠，州民苦之。敏嚴譏察，盡斥埃奸，細至輒擒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氓多家村，落賊中，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敏乃一切裁以法，民乃安。善聽斷，摘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爲，嘗勘牧地之久爲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於官。遷西安府同知，事晉儲。

餉期歲完逋者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府時川蜀盜起鄂藍廖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總制洪鐘知敏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敏請選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兇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於通君門鎮敏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皆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爲重制府上其功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綿利等州兵備當是時鄂藍就擒而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洪鐘曰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當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願衆莫敢任事者。敏乃請獨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俟。敏厲聲曰。吾爲活汝輩來。寧畏死邪。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請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將并害敏。敏笑曰。吾不畏死。但恐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之吐舌。時子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賊營。願與父同死。敏以宗祧事重。促之出。貽書兩司宜。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

歸賊尋悟送敏出管敏既出偶墮崖傷足乞致仕不許
復起治兵事既而都御史彭澤來代鍾總制尤知敏因
問平賊計敏謂既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借是以老我
師耳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乘其不備可一鼓而絕
後患澤竟用其言平賊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仕
卒年五十有七

副都御史陳宋之鎬弟欽附

陳鎬字宗之會稽人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遂
占籍欽天監舉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
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
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以振發
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
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
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
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鎬都察院
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
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湘湖間素服

鍋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負固阻深者皆喁喁有更生之樂每語輒曰非陳公孰能活我未幾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又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握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欽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欽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踴厲風發百

廢具典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欽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所著有自庵集與兄桀庵漫稿並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魯

千嶺附

潘希魯字仲魯金華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選翰林庶

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時閹豎初橫希魯灼見其幾遇胡
芽卽逆折之有汪銓者故太監汪直義兒也乞陞錦衣
衛鎮撫帶俸守莖希魯卽抗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
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
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入中官皆切齒旣又勸
上降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八事其他語皆剴切
不便權近而逆瑾遂謀中傷之矣正德丁卯差湖貴二
省計處邊儲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
還例進賂以免禍有司亦致千金爲備希魯毅然却之

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諷希魯多叅劾爲賄地希魯復不從瑾大怒斂命下希魯詔獄杖之闕下奄然而逝瑾快曰死矣左右員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膝卽被謫譴亦必辭以行希魯旣除籍爲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章楓山懋於人少許可獨稱希魯清修苦節且貽之書曰執事所歸賢於二十四考中書矣瑾誅起爲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陞禮科左給事中及命改工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
價視昔易完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卿改北提督四夷
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希曾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
大禮問以解之一言出而羣議遂息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黠賊賴貴聚眾肆
虐進兵勦之空其巢洲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大肆
毒痛遠近震恐希曾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乞降且襲
執通判董鳴鳳以要我希曾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
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拔

之出者予弗死益督進兵力戰賊大敗馘其魁俘獲以萬計於是犂其庭籍其田以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而通判卒獲全召拜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濶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魯兼憲職往蒞之希魯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東河沛縣飛雲橋乃下

源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故徐沛
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
雲橋一支下來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
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
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
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
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
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夾
嘴奔衝之速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卑至

沛凡四百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其
成適有旨下希魯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
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開河水入昭陽
湖以致開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
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
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
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
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
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築派夫

十數萬僅用河夫數萬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於是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希曾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漸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論功陞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一

旦以無疾卒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子徽嘉靖己丑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乞歸不遂奔母喪哀號慟絕僅終制而死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乙卯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丁外艱起復當武宗初政閹宦擅權是非顛倒諧遇事敢言其大者戒逸游一事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蒙蔽聰明迷亂國政宜寸斬之以謝天下瑾大怒誣以他事杖之

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
爲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以詣嘗巡視十庫駕言欺隱
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廷杖意必斃之會有營救者得
不死謫戍肅州諸輿疾就道親友送別者多泣下諸朗
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聞者壯之瑾誅詔還家
閉門讀書養母者十餘年嘉靖改元世宗皇帝采錄
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
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
道立法沿河種柳固堤傍植葭葦采取卷埽以當草束

椿木、葦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紙米俱准收折，纖毫
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擢本蕃叅
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諸默自
定計。帥未會，卽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進右布
政使，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
處軍務，兼理巡撫。時七山賊趙宗欽等煽亂，爲地方患。
諸密授方略，潛兵襲擊之，生擒賊首餘黨，倒戈出降。願
赴軍門聽調，爲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楊旗
等，以爲天險，結石棚，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

可近謂選銳卒二百衣婦人服挾短兵背繫竹筒貯火藥且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二百人從中斫之遂盡破大帽岩塘等諸寨誅無敵王興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俘獲無算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諸總督四年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同受方略而行及其成功不爽毫髮會兩廣缺總督擢諸兵部右侍郎兼臺秩往蒞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號署僞官不知有朝廷者數十年諸至召諸

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
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詣一覽賊在目中曰不
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潯尾巨舟於
番禺海濱計賊必來焚表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
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賊首乞降得丁
壯千八百人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
寨斬賊魁雷公招潯州以寧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
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
十五處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未幾復勦

瓊州黎斬移佛二等一百四十級降從賊一千一百有
奇撫處巢洞者五以母老乞身歸養累疏不允竟聞訃
奔喪歸服闋起取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
思欲振刷九邊之弊會九廟災陳乞致仕歸丙午遘疾
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詣行誼勲業追謚莊
敏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少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連
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發摘如神明顧時時有所縱舍

經濟

卷之八

三

光緒

以示寬貸。吏民畏服。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則入攝守。而會姚源洞大盜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祥爲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總帥錢寧幸用事。祥其屬也。獨折節願交祥。祥異謝不爲動。寧當上自免疏。屬祥草祥故爲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愛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出僉事廣東。汀漳山寇起。囑三省中丞王守仁討之。

祥以兵挫其鏑鹵酋雷振溫等殺千四百餘功上未報祥又移兵逐海寇金璋韓亞颯等覆其巢又移兵楚郝桂寇殺千餘始報還祿一級祥之治嶺東道不捨遺其用師再起省一越郡威望赫然擢江西按察副使歷山東藩臬使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規畫上事二十餘條滇人無不稱便者母喪服除再撫雲南時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祥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祥遷南京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召爲刑部尚書甫

三月柄相自負推轂恩祥故爲不知者待之無加禮柄相恚甚諷御史誣劾遂調南京刑部居二年請老歸與將尚書瑤劉清惠麟諸名公尋菰城之社每一篇出人爭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香山書似趙松雪祥大然不屑也祥少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於學不名一家諸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祥拊析而衷裁之其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乃推字原宙得無師之聖所著有惜陰錄人代紀授

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尚書纂言明文
集要行於世

兵部尚書姚英之鎮

姚鎮字英之慈溪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禮部祠祭
司主事晉精膳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廣西
邊省士寡聞見鎮立宜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
之食飲筆楮皆鎮處給士皆感奮力學成名者衆陞福
建按察副使平大帽山賊劉龍等斬首三千餘級隨改
督學興泉建汀未有春秋易學鎮蒞明經分教諸邑絕

學始興甲戌朝覲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
燕幣旌其賢得十有五人鎮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福
建山東布政使兢兢矯厲不私出納羨餘罷吏胥班金
之罰一時藩臬以爲稱首陞都御史巡撫延綏時武
皇帝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皆匱各郡皆飢鎮調
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鎮厚撫之月給糧
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
見慰勞由是人樂爲用嘉靖壬午虜寇涇陽全陝大震
鎮以遊擊彭英勇略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

獄爲英貳皆誓決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
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
級虜衆悉引退陞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陝未幾陞
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侵奪隣境屠
戮土官結納逆豪抱諸不軌鎮巡舉奏調湖廣永保兵
勦之鎔至倉卒調集兵糧初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不
聽遂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那彥率驍將韋好陸
受列十二營拒戰我師奮擊誅奸受衆潰那彥走死猛
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故猛婦翁而女失愛素憾猛乃

密檄千戶趙柜淵之璋遂受命計取其印而鴆殺猛斬
其首馳詣軍閭州悉定捷聞降勅褒獎進左都御史
太子少保蔭子錦衣百戶班師而還曹盧撫煽誘思思
王受龔執田州王熊兆要赦於朝鎮謂交南麓川既平
復叛姑息致然二酋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會布政
嚴紘斷鎮倡言猛實不死御史石金入其言劾鎮罔上
寡謀攘夷無策以致再亂鎮遂得罪致仕以歸旣而陝
西三邊缺總制閣臣以鎮舉鎮聞命就道延綏望鎮如
甘雨莫不效死鎮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

奏功以老請得致仕歸門人在朝者皆捐俸爲建書院於東臯之濱讀書其中澹然不累聞達卒年七十有四鎮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巖齷尺寸而豈弟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高明遇事輒問是非不計利害所守甚介在山東得藏銀無標識者若干吏密送鎮所輒升之籍上其數於監司在廣西討賊軍餉止用四十餘萬而後繼者主撫乃用七十餘萬始服鎮之潔云所著有東臯文集奏議若干卷

工部尚書章以道牀

章拯字以道，楓山先生懋之從子。自幼穎悟，懋授以易學，暮月盡究其旨，懋曰：「此非凡兒也。」勉以聖賢之學，遂一意踐履，造詣日深，博極羣書，洞契理要。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因忤逆瑾，逮問。謫梧州通判。時僚吏數百，嘯聚焉。拯單騎往諭，開以朝廷大義，僚遂解散。瑾誅，召爲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兵部郎中。陞廣東提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標示正學。士習爲之一變。歷叅政，分哨督兵，勦新會逋寇，加俸一級。陞右布政，轉廣西左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

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有獻議欲
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爲今計當迹前績而度
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斯爲實幹若羞出
漢人下策欲求夏禹全功工役一興必致疲民誤國所
不敢爲也蒞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議者因而
請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事商度得旨陞工部侍郎兼
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
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
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衆費

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更以潘希魯代之迄用極議河以無患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極請就陶於安陸伐石於唐子僅用銀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美歸諸內帑還朝晉尚書理部事時夏言建議分祭四郊極指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以民困財乏爲言忤旨適饒州進祭器不如式上加譴而顯陵同事內臣銜其減費不爲已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鐫秩間佳旣歸杜門不出雖當路交章薦之而葛巾野服油然與俗忘其身之貴亦不自知其可復用也人共稱其

學本楓山直亮勁節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隆慶初
贈太子少保謚恭惠所著定性書克復解及恭惠集若
千卷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姚鵬字鳴南崇德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福建龍溪
縣知縣持躬清正泄法精明縣有惡少二人橫行邑里
人畏之如虎鵬擒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
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廣大飢出公帑賑給全活者以萬
計陞工部主事權稅蕪湖却其羨一毫不染至今領其

清歷任員外郎郎中、建視河道督理有功、商民咸利、出知韶州府、韶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如對神明、時廣寇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相熾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於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存土酋、懲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擾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周防、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勦、鵬之力居多、擢福建鹽運司使、未及赴、尋陞山東布政使、勞心王事、形神枯槁、未五旬以疾卒。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陸杰字元望平湖人光祿卿淞之子登弘治甲戌進士
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武庫郎中出叅
議湖廣分守荆南地當河陝二省之衝客戶雜居豪滑
難制且與宦者共事杰一以詔書從事確不可撓丁外
艱服闋改山東分守遼陽遼陽與虜接壤時與諸將吏
出獵講武蒐乘經略有備虜不敢南向牧馬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時虜寇榆林羽書告急上命趙總兵將京
營軍往援至則屯綏德不進杰親率遊擊總兵官合師

出戰斬獲甚多虜遁去乃奏撤趙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之居數歲虜不敢犯邊降者日衆遷右叅政分守秦鳳涇原寧隴等處地方擢江西按察使轉右布政尋遷廣東左布政使五嶺以南擅番舶之利杰懲犯禁者數十人民始歛輯安南貢使不至朝議以都御史毛伯溫督師征討杰預偵安南隱事爲伯溫密言可不煩兵而服伯溫以聞上許便宜罷兵未幾莫登庸果青衣上表請罪補貢如其言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大駕幸楚供億浩繁杰處分若素定隨奉章聖皇

太后梓官南祔水陸供輸無不祗備進工部右侍郎仍兼都御史撫其地丁內艱會以校者言致仕去久之上念杰不置每有除拜輒問陸杰安在及御史王應鍾疏薦杰上驚曰陸杰固無恙乎以原職召晉侍郎屢有白金文綺之賜御札諭問稱曰冬宵大臣而不名杰感激就道冒暑過勞卒於官贈工部尚書杰負氣剛直侃侃不阿自爲正郎時武廟南巡杰與黃鞏陸震伏闕極諫上怒廷杖四十幾絕而甦由是直聲震天下杰入仕四十年歷五省十三任皆積勞序還不爲巧

經濟

卷之十八

三

光緒堂

官而所至有聲爲文明潔邁勁凡文檄奏疏若干卷

福建按察副使陸君美偁

子鈞銓附

陸偁字君美鄞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劄
卷廣東巡按福建山東皆銳於經略風裁獨持陞福建
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充斥編戶焚蕩偁乃演水
戰火攻之法距擊之而又設畫樹防什伍海艘程出入
時往來立賞格嚴哨探定保甲邊徼肅然已而汀漳山
民嘯聚爲盜常路者以兵事屬之偁增築三堡據險守
要謀賊半至麾伏卒突擊之又張奇夾擣俘馘無筭地

方救寧閩人德之勒石月港以紀茂助及被論免歸監
司行部每見咨訪輒縷縷陳說利害如障陂東湖增石
宅堰皆惠利至今徧性孝友天至親亡躬負土以葬兄
病親爲嘗藥乃其大者三子鈞銓鈺鈞字容之正德甲
戌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安慶安
慶自逆濠之變毒於兵燹鈞至尤加意撫循之歲侵則
爲粥以食飢者所全活以萬計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
龍里時龍猴二場軍夷以貿易亂鈞徃治之故戮死囚
數人徇衆禡其魄遂繫倡亂者戮之餘皆帖服歷廣西

福建藩臬長所至皆有表樹陞都御史巡撫保定禁倭
靡清侵冒鎮撫達官飭固城守咸經制遠圖不瑣瑣爲
旦夕謀會 聖駕南巡釧倉卒經畫百務立辦而中貴
與都護輩索賂不與遂犯衆怒而御史胡守中因中之
落職歸竟卒銓字選之嘉靖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
兵部武庫郎歷禮部儀制郎中時 上方稽古禮文以
隆制作四郊九嬪親蠶親籍諸禮內降旁午而討論陳
奏頃刻凡數四宗伯大臣盡倚以爲辦莫不當 上心
資望功賞皆宜得右秩而柄用大臣以圖上祭器不先

開白遂大忤意出爲福建按察添註副使益自策勵嘗攝海道漳故盜藪而利窟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資餌監司闌出爲患銓獨嚴設禁網刻剔奸蠹卒不爲諸射利者餌轉河南叅政撫民南陽陞廣西按察使時弩灘徭賊侯公丁雄處胡藍二姓之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兵盡誅之銓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逆順難明非計之得也不若計殲渠魁而撫其餘監軍者如其言而弩灘果平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卒銓質性英銳讀古書一目卽解解卽不忘搦筆爲文卽奇氣橫溢滾滾

莫禦而卒不戾於矩度雄視天下謂豪俊莫能相先而當官蒞政剽繁解劇不啻庖丁之游刃也時方以儉烈期之而竟齋志以歿識者憾焉欽別有傳

刑部侍郎虞惟明守愚

虞守愚字惟明義烏人由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懷民以惠召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之不便者忤旨廷杖得不死出按福建及徽寧等處彈治不法如鷹鷂之擊鳥雀貪墨之吏望風解綬然不事毛舉獨持憲綱被其激揚者人人自奮轉大理丞尋陞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

軍務所轄將吏悉鑒其才卹勇怯而兼容之是以鼓舞羣職吏無不稱之懼歷大理寺卿以南京刑部侍郎謝政歸歐陽南野極重之每日維明之歷官凡三變焉結墨綬以恩持霜斧以威及建節秉旄則又恩威並用以合容躋卿貳蓋維明抱經濟之略故隨地異施無不當可是非抱片長寸善者之所易及也人以爲確論所著有經書一得錄虔臺拙稿東厓文集

都御史魏士華英

魏英字士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博士拜監察御史巡按

四川土官安鰲暴亂三十餘年。輒設法擒之。奉命闕京。營以卒伍耗損。坐爲勲戚。權閹所隱占。一糾以法。不爲前却。陞湖廣副使。永順保靖二宜慰分占峒寨。讐殺累年。英下車。輒爲理曲。直示憲典。刻竹符多寡。定罪遂皆。偕伏。進江西布政使。寧庶人方恣橫。欲盡私南昌所屬河泊課鈔。英力拒之。及諸教紀肆虐。一不爲借。陞都御史。巡撫貴州。會乖西苗阿雜爲亂。屠城堡。僭王號。英按其形險。盡得虛實。於是授方任能。環師急攻。連破六寨。俘斬數千。招降以萬計。蜀寇方四流。劫諸郡。兵連湖湘。

英選精銳，擣其中堅，四面合兵夾擊，大破之，斬獲甚衆。
捷聞，賜勅褒獎，錫以金幣，因犒苦兵，間遂乞致仕。家居，
日與朋賓賦詩飲酒，恣意所如，絕口不談世事。英自弱
冠筮仕，歷三朝，更七命，廉慎不渝，而倜儻敢爲，臨敵制
變，機智溢出，故動獲萬全。然謙恭和遜，未嘗自伐，奏議
輒削其稿，平生詩文若干卷，號振古集。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鄖陽知府薰之子，登弘治庚戌進
士第，授長清縣知縣。政多卓異，吏部考爲東藩第一。令

經濟

卷之十八

七

七
碧堂

拜南京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爲已任奉勅清戎西蜀
嚴明不苛盡除積弊後繼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爲師
善碑以紀之縉紳侈爲美談正德初擢河南按察司僉
事雪花崖賊呂梅等作亂諫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
黨數千人內艱服闋除山西清獲三關隱稅屯地六萬
餘頃招集願投軍士一千餘人時逆瑾方擅威福擢出
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兵爲它用諫慮其意不可
測白殛撫大臣寢其事擢江西布政司叅議適大帽山
賊甯聚信豐安遠諫設計擒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未

任轉大理右少卿已而轉左隱獄多所平反陞右僉都御史總督蘓松等處水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諫謂港近海沙隨潮上下旋開旋淤徒勞民力上疏罷之未幾山東賊劉七等往來江上爲患擢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賊竟就擒時江西桃源賊王浩入率五洞蠻兵劫掠州郡上勅諫往督軍務諫還將運籌靡間晝夜凡九征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徐九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諫復督師盡擒

以還。上大喜。手詔褒獎。陞俸一級。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諫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諫甚。屢欲殺之。無間。不敢發。諫遂引疾乞休。濠納賂權閹。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嘉靖改元。召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清冤獄。黜貪吏。所至肅然。復平河南王堂等寇。召入治院事。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壯襄。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才兼文武。雖古之名將相。不是過也。處鄉黨。好善惡惡。分別甚嚴。人多畏服之。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王

汪玉字汝成鄞人弘治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湖藩六道辰沅最遠而永順宣慰司方恃其富強納賄樵奸圖地之屬保靖者舉兵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旨欲有所左右而玉執理益堅豪有力者不能奪先是永順以黃金器若干餌玉玉聞之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劍客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竟不敢作人稱是殺也王之勇過賁育遠矣在沅再期鋤

奸祛蠹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士多典起者尋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疾不敢出而王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窟王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王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未幾武宗南巡供億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性簡亢不能事上官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僅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

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自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未幾。丁艱。服闋。補臨清兵備。晉山東按察使。行之日。毫倪泣送。滿車下。八閱月。而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倍克所致。首議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肅然。明年春。畿內賊楊恭作亂。承突。輦下。玉調泰將郝通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略。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勸勸歲久。遂

經濟

卷之六

早

光碧堂

成消渴之疾，乃懇疏乞休，不許。疾作，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九。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學問。時稱南都四君子。詔求直言，世寧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

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
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
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
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士
吏積不服世寧誘濟中表兄趙元埏使擒之散其兵四
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賊殺上知府占三州
二十七村地上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世寧欲
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起兵來奪
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上兵嘗被世寧德者奔命遠

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
乞爲世寧養子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劾索賂土夷土夷
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
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
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於朝土官大
悅服謂胡太守仁惠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
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
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
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集

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集驚不可使世寧日夜撫循漸
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
兵始強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迫復業
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
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
盜謀爲不軌世寧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
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寧王怒諭世寧斬罪
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
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寧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覓徒挾上旨襲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聞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懇懇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克徐文華輩竝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皇帝

新卽位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刑部尚書。永嘉惡陳九疇欲殺之。世寧力爭。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至三疏不允。乃援姚崇李綱故事。上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言太平勸。上銷兵興禮樂。世寧又特疏武略人材二事。上知世寧忠鯁。促上任。議行十事。世寧又議弃哈。

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貢便芒部酋沙保本
未誅矯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爲
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世寧
自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逾年召爲南京兵部尚
書恭贊機務辭不起未幾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
曉曰公朴忠直亮氣壯才雄克以學問優於經濟澹泊
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
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議哈客與南海不
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安仁以爲侵

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
魯番切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
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
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
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
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
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
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
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帑印庶不辱王

命且土魯番。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
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
父之術。正宜厚才。木蘭以風蠻夷。又薦馬昊。施儒。楊必
進。及陳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
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
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
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疏。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
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引疾乞致仕。次子

繼幼讀書不大了了公亦弃之公調兵至江西兵官以
公故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可見吾父哉兵官跪請
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
之領兵官非能曉此者詰之不能諱具以告公歎曰我
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
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人必重禍
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上公下獄繼以念父病
死公厚獨不哭曰此兒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江西參政張用載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
三載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父果疾亟奔走醫
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歛悉如禮人以爲孝感起復
補刑部主事轉郎中訊囚多所平反之死而生者凡數
百人權建寧知府有酗酒殺兄者賄有司又不決大輪
至竟置之法時久旱缺決而雨古田寇作當道難其討
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盜尋解散不煩寸兵而四境寧
然尤溪二大姓構訟踰三十年有司掣肘不能決至結
管聞死者百餘人大輪承檄單騎詣解輒伏罪更知常

州權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參政咸著靖亂之略以母憂去卒於家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何鑑字世光新昌人成化中進士初知宜興有聲拜監察御史奉勅查覈邊計將吏肅然又疏論度僧道之非事遂寢正色直言朝廷倚以爲重出知河南府有詔取嵩廬鑛洞鑑執奏止之歲大侵人相食多方賑濟所全活甚衆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理浙西稅糧濟興松白茅等港所至利興弊革畏壘之尸視迄今不忘改

刑部侍郎奉命安撫河南湖陝三省流民安集撫循人
人置之懷抱進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刑部尚書再改兵
部賜蟒玉時巨寇劉六劉七等倡亂劫掠府庫逼近畿
甸鑑處分守禦悉中機宜賊以次盪平加太子太保柱
國光祿大夫官其子錦衣衛百戶當是時宸濠反蓄逆
謀求復護衛鑑五履奏堅持不許尋乞休歸後濠反人
服鑑之先見鑑寬厚簡重而涇渭洞然敷歷中外幾五
十年矢心經濟不爲家謀居憂時凡鄉邑利病力皆有
司興革之鄉人感德建祠歲時俎豆不廢所著有五山

奏疏五山吟稿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龔實卿輝

龔輝字實卿，會稽人。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至嘉靖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營仁壽宮，并先蠶壇殿，奉勅督大木於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亦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洶洶適堦見，詔求直言。輝遂上，蘓民困以弭天譴，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之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卽命停止蜀民如覩焚溺。陞福建按察副使，改命提督陝西學校。隨陞

本省叅議勅理黃冊著全陝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而尤詳於制虜折衝之略陞廣西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之賜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時旁邑同安盜發輝甫下車卽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峒三巨寇劉廷選蕭鉄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輝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佚部勒所司各率精

銳三路竝進後遍拘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携其心一夜
兵忽至其地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以次勦滅陞俸
一級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奉勅總督漕運兼巡
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
必上聞輝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
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所決築隄實土於破舟沉
之旋壓以石水勢遂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濶若
千丈淮人賴之召拜大理寺卿尋陞工部右侍郎未幾
轉左已而考滿獲請封廕如故事會有銜輝者欲中之

無他可指摘遂出之南京輝決意乞休得請致仕卽日
成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
輝性和悅甚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輝爲笑齋
輝曰是善名我因以爲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
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一就自筮仕以來奉勅八道
遍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一碑深以盈滿爲懼未嘗治
垣屋市田園非衣惡食不異寒士詩文皆溫雅簡切若
千卷藏於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片圖采入經濟錄全
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墓

俞夔字舜臣建德人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安福知縣會宸濠亂奏免朝覲多保障功擢長沙府同知擒劇盜彭思祖等五千餘衆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兵備安綿會歲飢請發內帑二萬餘賑濟劍巴等十一州全活以萬計番夷玻柘等糾結神溪諸番入寇邊將許仁敗績死之夔出奇擒番酋千萬山等三十七人復古維州侵地千餘頃築平番赤土二堡捷聞奉旨獎賚尋陞本司副使兵備建昌建昌土番雜居無肯躬至徼外者夔深入

不毛番人吐舌失氣。塩井土官刺馬仁等相讐殺。變悍兵悉討平之。陞江西按察使。歷本省左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六詔紀聞及揚芬錄。議者觀之。有以知其宦蹟貽謀之遠云。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其先爲三衢人。祖名休者。守吉安。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領正德乙卯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

建左布政某用賄入司大理溫論劾奪其官丙子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詰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溫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焉溫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盍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也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溫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詰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隣之公旣失

利且誰不切齒者吾固知若有憾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誚寇不可弭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譌言不易以他姓也世宗皇帝卽位擢大理右寺丞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

標軍三百名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檢屯田沒於
河者蠲其軍租未幾大獄事起以溫嘗在大理坐論罷
職歸壬辰九月薦起遷撫順天未上改理院事尋陞右
副都御史同考察京朝官以誑謬復罷歸丙申皇太
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
典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溫可任大事遂以右都御
史起用至京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
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首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
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會以廷議不果陞工

部尚書奉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
費千萬溫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
工作易就而費省十之四五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
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上五
事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已
亥聖駕南巡慮宜大諸方切近畿甸初溫總理整飭
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先
是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撫士卒卒
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溫曰昔之債事由

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卽舊弘賜鎮川
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
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
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恭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
人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
月還院仍協理院事八月上決意南征加溫叅贊軍
務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
四傳至嗣爲陳昌等所殺嗣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
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維勝等告變且以黎寧

爲請登庸納表乞降朝廷遣官薦之未得至是勅溫得
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衆
取故地郡縣之溫旣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
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溫懼夷性叵
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漠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
廣分三道以入一自馮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
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
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
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正朔，朝貢如制，舜極悲憫，溫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太密，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弟子莫文明代詣闕下，溫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賸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促入院，自陳乞休，不許，協理院事如故。每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溫

議以上未幾遂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
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
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廢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
敗衄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能取效痛禁抑訶發
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親軍衛士多勲戚
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溫
銳意清汰怨謫日起不爲動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
相下卽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
應劇凡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

發無遙制之患。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溫亦坐是罷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年六十有四。溫平生豁達大度，友愛和易，與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游四方，無間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揆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溫必有冀望，然卒奉上

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替亂。懷服。南
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筭。亦其。謹厚。
慈惠。出於。天性。然也。若溫者。不獨。爲能。臣。抑。亦可。謂。之。
純。臣。矣。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年二十。其。於鄉。二十四。登進士第。
筮官南都。主繕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稍遷。副使。督
江右學。備兵臨清。叅知福建政事。長雲南。泉。旣轄山東。
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

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時
徹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
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一時稱爲完人。其
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勅郡縣諸長吏不得受請寄，有
秀才異等，待之不次，敗羣者輒斥之，士莫不瞿然傾化。
其執憲平，鈎校律令一遵。高皇帝理法，不以委曲生
意訟者，蝟集吏抱牘與身等，無不立斷之。如馳填重地，
則簡率伍，多間謀，弭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東吏，
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贊，螻鷃擅磔人，人莫誰何。時徽

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萌懼伏。諸蕃更徭。徵發如
雨。案比不講猾胥。因緣爲姦。豪右得避賦而居。其物時
微。爲括貲筭度費。供著爲籍。於是占者庾蔽者。彫劫者。
無所隱賴。其在閩。在楚。在梁。類視此。楚蜀歲侵。民不能
輸。漕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征以補帑。民始得不困。
周王者。天子叔父也。賦人不足供常祿。有司不以時
內。內不能無侵牟。其間時微曰。祖宗封立子弟。所以
序骨肉。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獨奈何窘之。若是輒
下有司。內如制而禁府吏無乾沒。以病輸賦者。黔國公

私椎酒械釀者則以旱爲解時徹破其械釋之曰無益
旱也大將軍仇鸞以肺腑幸於天子挾天子寵靈
侵兵事時徹持之堅鸞銜甚疏請時徹視兵塞上氣得
當甘心焉然卒不能有所加而御史大夫商大節嘗得
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時徹上疏訟其冤天子大
怒下詔切責時徹閣臣惶恐爲時徹請死天子怒稍
解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掠安縣鹵一提督官時徹爲
師期將擊之諸大夫言擊之不便時徹曰直患賦不贍
士不力誠力且贍何可養寇爲諸大夫憂計蜀將亡踰

何卿則召卿授方略已勒習兵申明約束闕壁而馳之
凡數十戰戰疾擒首五人破寨五十段虜房四千八百
餘俘千五百有奇馬裸蕃所部副使朱直奉時徽徽
討平之當是時時徽備折衝之具以裒戎師討白草則
克討馬裸則克幾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而不得志於
倭寇者非時徽過也去都士驚且惰不知尺籍伍符時
徽在事甫一月非素拊循者倭一旦薄城下其勢誠難
所失亡亦不多卽所亡處奏征繕凡十餘疏天子皆
報可非不知時徽者而時徽持大臣體當自効而相嵩

既之、竟免時徽歸、時徽免而倭愈熾、已時徽管職十四
凡三黜、督學黜、執憲黜、本兵黜、則以時徽守經、據古不
阿、當世所與牴牾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嬖豎、則柄
臣、計時徽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昃盡三事
始稅耳、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尚善飯、然卒無能
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時徽顧與
若伍乎、時徽貌莊而裏實、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惰容、燕
居必冠、申申如也、人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慙、然不能去
去、不能不令人思、尤好推轂士、卽年少官薄、或岩穴隱

總濟

卷之十八

五

光緒重刊

淪時微與遊。嘗引以爲賢於已。好書。於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大要歸諸典雅。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苑行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終